

第四部分为“孙文与客家渊源”。作者列举了罗著、《八十述略》、“世界客属总会”筹备人邹志奋等所言、薛岳所言、陈淑英题字、《宁都谱》以及如下一段未注明出处的文字：

有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接见到访客家人，对国家大事多有谈及，并蒙孙先生多所指示，无不表示钦佩。临别前，有一位客家人对孙中山先生说：“中山先生，您是客家人？”中山先生肯定地答：“是，是！”访客走后，在座陪客都满怀疑惑，其中有广府人直言对孙先生说：“中山先生，您明明是广府人，为何说是客家人？”孙先生很和蔼地对他们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而且在革命时期，要通力合作，他们说我是客家人，乃指祖先是客家人。”他们听了，哑口无言。由此可见孙先生的伟大。

第五部分为“结论”。作者列举孙中山答林百克问、孙婉参加香港五华同乡会谈及孙中山对她与戴恩赛婚事所言和康贝尔在《客家源流与迁移》一书、亨廷顿在《种族的品性》一书和山口县造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一文对客家人的高度评价，认为“以上有名的国际人士，都一致说明，客家人来自中原，他们的精神与语言，深具中原古风，他们能受苦，而又具有爱心。所以，历代都出有名贤圣哲，深为各方所敬重。未来发展，无可限量，这是我们客家后裔应引以为自傲的，同时也应更加珍惜这份客家人与生俱来的特质，加以发扬和光大！”

笔者提示：

1. 看题目，此文似乎是一篇阐述“孙中山家世与客属渊源”的论文，但实际上其内容都是拼凑起来的，没有多少是作者的东西，且其列举和引述的内容都不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因此，此文只是一篇材料堆砌之作，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2. 作者笔下的这则新资料，其底本显然是梅县张某的传言，其中有些成分是在传说中变异出来的。但是，这则材料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既然孙中山与某来访的客家人多有谈及国家大事，那么，这个客家人一定不是普通人，而是比较有名、有作为之人，但资料中却无名无姓，比较奇怪。二是从这则资料来看，孙中山为了革命，要以自己是“客家人”来团结客家人，实际上这种说法既贬低了孙中山，对客家人也未尝没有贬低的味道。难道孙中山不自称是客家人，客家人就不支持孙中山革命？显然逻辑不通。另外，孙中山明明是广府人，即使他的祖先是客家人，他也不会认为自己就是客家人，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但即使他真的说了假话，那人们自然不能把他的假话当真，就像孙中山改称左埗头人、宣誓生于檀香山一样。事实上，大家都是中国人，就凭这一点，就具有很大的凝聚力，孙中山不至于以祖先是客家人，就把自己说成是客家人，以此来“团结”客家人支持其革命。很显然，这则口述材料，是关于孙中山的又一个死无对证但仍可结合其他资料证明其不具有真实性的一则伪证材料。

邱捷为孙中山祖籍“东莞说”答疑

针对邓铭培、张杰发表在1989年《历史档案》第2期上的《孙中山东莞说质疑》一文，邱捷于1991年春写了一篇题为《为“孙中山祖籍东莞说”答疑》的文章，发表在同年出版的《历史档案》第2期。

该文共3000多字。

作者首先介绍了《翠亨谱》、《批种合约》、《家谱略记》三种家族文物的来源、内容，并就其真伪性问题予以答疑。对于《翠亨谱》，作者说，可以肯定它是孙中山家谱，理由有：1. 它是孙妙茜保存下来的，孙妙茜的后人和纪念馆人员均可证实；2. 1931年孙妙茜答钟公任问的内容与《翠亨谱》的记载一致；3. 三方翠亨村祖庙碑记及翠亨孙氏祖墓、孙家保存的契据、账册可作家谱的佐证。作者指出，判别《翠亨谱》是否孙中山家谱，应以其收藏者、收藏地及能否找到坟墓、文物来佐证为准则，不应以是否符合某种体例为准则。且孙家上世数代为贫苦农民，没出过文士，故家谱资料不完善不足为怪，有疏漏的农家家谱并不少见。对有疏漏的家谱，当然应该予以考订。《紫金谱》虽然较《翠亨谱》为优，但它与孙中山家族毫无关系，不能拿它来代替孙妙茜保存的《翠亨谱》。关于《批种合约》，作者指出，《批种合约》亦由孙妙茜保存下来，是孙达成兄弟与房长尊贤等人“酌议”后批种“瑞英祖遗下土名迳仔萌税山埔一段”的合约。而《祖尝账册》记载

孙氏族人轮流管理祖尝银钱出入,上有孙达成于道光廿九年至咸丰四年经手收支钱谷的记载。故《批种合约》根本不是“达成公管理公尝,又批给自己耕种”的合约。关于《家谱略记》,作者说,它是孙满近年整理孙眉遗物时发现和公布的。不能因为是新发现的名人文物、档案,就认为其不可信。作者指出,不少孙中山(包括孙眉)的文物就是近年才发现和清理的,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藏档选编》(黄彦、李伯新选编)就是在80年代才发现并整理公布的。

作者随后回答了孙瑞英的世次问题,作者指出,逆序世次算法不是“我们”创立的,1932年编印的《年谱初稿》即采用这种方法,如《年谱初稿》就记载:“……瑞英公以降,六世祖建(按:应为连字)昌公,五世祖迥千公,四世祖殿朝公。”它是以孙中山为准上溯的,而《翠亨谱》采用的是顺序世次算法,孙瑞英、孙连昌、孙迥千分别是十一、十二、十三世祖。

鉴于《质疑》一文以“紫金说”已定论40年,“紫金说”是根据孙中山口述、孙科赞同、《紫金谱》和《纪念簿》相吻合这些结论来否定翠亨的文物、坟墓问题,作者指出,这些结论都是“不符合实际的结论”。作者依次以罗著既得到蒋介石等人题署作序也受到邓慕韩等党史会人员的批评、台湾《国父年谱》既采“紫金说”但也承认有反对意见、孙满和海外学者撰文批评“紫金说”、大陆(特别是广东)的孙中山研究学者很少人重视缺乏证据的“紫金说”,来反驳“紫金说已成定论”的看法;以中坝孙屋排位于韩江上游中坝河边与孙中山的答问联系不起来、有人引申孙中山本人承认祖籍为紫金更无道理和孙中山在广州参加孙族恳亲会(有合影和传单)、到左埗头孙氏宗祠祭祖(有照片)、党史会档案有孙中山往东莞祭祖资料、冯自由认为孙中山“曾往东莞、似属确实”、温济琴也提到孙中山往东莞祭祖事(祭祖为名,筹饷为实),来反驳“孙中山承认祖籍为紫金”的看法;以孙科在认同“紫金说”之前和之后都有承认“东莞说”的表示(上沙有孙科题字照片)、孙眉及孙妙茜后人始终坚持“东莞说”不接受“紫金说”,来回应“孙科认同紫金说”的看法;以“迄今为止”未发现证实《紫金谱》和翠亨《纪念簿》两种“资料”吻合的证据,翠亨有多种证据证明两种资料无法相接,紫金方面已查清孙鼎标、孙琰昌父子参加过清顺治三年的钟丁先抗清义师(40年来无异议),香山孙连昌生于康熙八年,两种资料分藏于相距数百公里,来反驳《紫金谱》与翠亨《纪念簿》“相吻合”的看法。

笔者提示:邱捷的上述“答疑”,只有三处不足或小错:一是指出了《批种合约》批种地在迳仔萌税山埔,但未明确指出孙达成管公尝的《祖尝账册》所记载的田产主要来自翠亨村东南侧的“龙田”。二是作者解释孙瑞英的逆序世次时,仍以孙中山为始上溯世次,实际上《年谱初稿》是以孙达成为始上溯的。三是作者虽然指出孙科在罗著出版之前认同“东莞说”,本是事实,但并未提出有力的证据。当然,作者当时不知孙科为《年谱初稿》签注事,未提到孙科曾到谭家山拜祖事(孙社正曾在1985年对作者谈到过孙科曾到谭家山祭祖事),而《总理事略》虽可列出,但它并不是特别有力的证据。

动态:由于有关部门认为上沙村口牌坊仿刻孙科“国父先代故乡”手迹中的“国父”二字,不符合有关文件精神,为更换该内容,香港沙溪同乡会于1991年5月请孙满到该会会部。在该会部,孙满亲自题写了坊额文字:孙中山先生先代故乡。

孙满、孙乾关于家世问题答孙必胜问

1991年6月5~6日,孙满、孙乾和孙必胜等孙族人士在美国加州蒙特利市讨论《孙达成家谱》内容,孙乾长子孙必胜就此向父亲孙乾和伯父孙满询问了有关家世的一些问题。当时,孙必胜曾根据录音整理出一份访问记录,内容如下(由笔者校勘)。

记录:孙必胜 日期:一九九一年六月六日 地点:美国加州蒙特利市

必胜:据记载,你们两兄弟于1933[1932]年5月20[22]日,跟邓慕寒[韩]往东莞上沙祭祖,请问当时情况如何?

乾:邓慕寒[韩]非常关心孙家的事,当日除邓慕寒[韩]及我两兄弟外,还有孙成[绳]武及另两名姓孙

的同往东莞上沙乡,见到祠堂及对联等。

满:还有童军欢迎。

乾:我们在东莞只住了一个晚上。上沙乡有几千人。我们去看祠堂及其他文物。邓慕寒[韩]深近视,眼镜很厚。

满:他教我们书,差不多为我们开笔。其实胡宇[汝]昌为我们开笔,教我俩书。

乾:胡宇[汝]昌跟阿公^①做笔墨的事,教我们读书。当时我们住澳门,他很喜欢赌“白鸽标[票]”,他是胡家的人,在新界有很多鱼塘。其来历不明,但一向在澳门料理我家笔墨事,后来一变成为最虔诚的基督徒。后来跟澳门婆^②料理家事,也是做文笔的事。

必胜:请回忆有关家源的事。

满:姑婆,即妙茜姑太,给我看的那本红纸又很薄的^③,很简单,写明我们家在南京因乱逃去江西,由江西去南雄珠玑巷,再去东莞。^④那本很薄红色的册子现在不见了^⑤。那册子有五行献(五条线)^⑥,我亲眼看过。证明我们是从江西^⑦到南雄。

必胜: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说客家话?

满:我家不是客家人。檀香山有很多客家人,而且很多结拜兄弟也是客家人。澳门婆从来不与客家人来往,而国父根本不会说客家话。

当媛[婉]姐姐要出嫁时,他们带戴恩赛去见叔公(即国父)的那一天,刚巧亦是我们三人去访叔公,三人即我、阿乾及孙振。

乾:孙振即林少容的舅父。

满:还有,他们带戴恩赛去澳门见澳门婆,她半天不下楼,不肯见。

乾:因她对“崖^⑧子佬”^⑨有意见。

满:后来经人相劝,才下楼接见。

乾:戴恩赛是客家人。

满:客家人很团结,通常互相通婚,但我家的女士都不讲客家话,除戴恩赛外,未有与客家人通婚的^⑩。

乾:达成婆,即葬在百花林的杨太夫人是南荫^⑪人,我婆(即孙眉夫人谭氏)亦是崖口人,都讲“白话”。以前婚姻重要,都由家长安排,我家并没有与客家人通婚。太婆、叔婆都不是客家人。

我们祖家,左边为竹头园,很近,过了马路就是了,右面为牛角^⑫,就有很大的树林,翠亨为这两条客家村夹在中间,但仍未有婚姻来往。返[反]而到较远的南荫(杨太夫人)、唐家(卢太夫人)娶亲。国父可能会说一两句客家话,因他到十多岁还在村里,可能与些客家小孩交友。

必胜:有关国父二夫人陈粹芬的背景是怎样的?

① 阿公指孙眉。

② 指卢慕贞。

③ 指《纪念簿》。

④ 该簿并无此类文字,系孙满对《上沙谱》内容之误忆,《上沙谱》记孙族世居金陵,孙常德由杭州迁居南雄珠玑巷,再到东莞。由杭州至南雄,经江西,应无问题。

⑤ 由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

⑥ 应为八行朱丝栏。

⑦ 应是杭州。

⑧ 音“ai”。

⑨ 过去本地人对客家人的称呼。

⑩ 另有孙治强的续配是客家人。

⑪ 准确地说是崖口人。

⑫ 即攸福隆村,别号“牛角龙”,简称“牛角”。

满:阿太(陈粹芬)与国父有一幅合照相片。她是福建人,与国父在香港相识。

乾:当汪精卫(或胡汉民)跟阿太及卢太夫人说国父要他[她]们签离婚书时,阿太曾亲自与朱卓文及一位叫“阿清”的女士陪同,到日本亲自问过国父才签离婚书。

后来阿公(眉公)要与阿太同去南洋做生意,先给一笔钱嘱阿太先去,他(眉公)将随着[后]来。当时有陆文辉与阿公很要好,且在南洋发达。陆文辉返广州沙河,领矮姑婆(姓赖)为妾,当时赖姑姐(矮姑婆)只有十二岁。

满:阿太拿到一笔钱,到南洋与陆文辉合作搞树胶园。阿公说明年会去南洋加股。

乾:结果阿公去世,阿太留落南洋,姓陆的照顾,以后才返国。阿公被香港政府赶出境,想去广州湾,但结果到澳门买了一座大屋,风顺堂4号。前后有两个花园。若把屋拆了可有两三条街那么大。

阿公对阿太(陈粹芬)特别好。澳门屋有四个大房,另有一个很长的房间,我们住的那间很近厨房。

满:澳门婆住第二间。阿太那间最大,有行李间,有睡房,有客厅。晚上七时后,规定不能烧水,阿太则例外,因为她每晚要宵夜。

乾:阿太住大房,在楼下,楼上住杨德初(翠亨杨华日家人),我们小时到阿太房看她打牌,只有她一个人可以打牌。

必胜:檀香山来的族谱来历如何?

满:大概有10年以上了。华祥婶及女儿返台湾观光,在南下观光时,我碰到了他[她]们,并问及他[她]们家里是否有族谱,华祥婶说有,并说已交治平。治平前年在他办公室给我看,我当时在他办公室影印了几份,并将原稿带回美国,再用挂号寄回檀香山,她们亦已收到了。

必胜:孙华祥是那[哪]一房的?

乾:他与林少容的母亲有亲戚,在孙振的那一边。^①

满:他们那一支先发。

乾:就是黄草冈那挂山,还有支山歌,“……燕石在中央,谁人葬得着,世代为侯王。”抢葬黄草冈,先发那一支,有兄弟到了宁波^②,发了达,还娶了宁波女子,我们叫宁波婆,她就是华祥叔的母亲^③。

必胜:谁葬在黄草冈?

乾:不清楚。

必胜:据翠亨国父纪念馆人员说,是敬贤婆之墓。

满:总之,檀香山的族谱与孙氏族谱^④所载差不多。十一世为瑞英公,到十四世植尚及殿侯公止。连昌公有几个兄弟,连昌是第三房,也有田契为证,连昌公的名字也在里面。

我们家从瑞英公开始是绝对不会错的。

必胜:红纸家世源流是如何找到的?

满:《家谱略记》系眉公存下衣箱内,我1979年整理文件时发现。原件用红纸墨笔书写,纸质因日久已变残旧。

必胜:那么,叔婆在临终前签“我是客家人”又怎样说?

满:那些字不是你叔婆(陈淑英)的字,只有盖章。我到医院探望她时,她还对我说:“他们要我签字,怎么办?”大概她受人骗,看在这两个孙子的前途,什么都不管了。她当时连签字都不能,他们就用了图章。

我为〈达成公〉长子嫡孙,阿杰^⑤年少,不懂乡下事,很少与人来往,因此我早已决定,将全部文物交

① 孙振与林少容的母亲(孙秀英)为兄妹关系。

② 指孙尊贤。

③ 应为孙华祥的曾祖母。孙华祥的祖父是孙万成,父亲是孙梅生。

④ 指《翠亨谱》。

⑤ 孙满之子。

给你,由你去主持,希望你快点把家谱搞好。^①

《孙中山年谱长编》与孙中山家世

从1985年开始,经过近4年的努力,到1988年,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承担的《孙中山年谱长编》的编撰工作已经完成,并提交北京中华书局进行编审、排版与印刷。1991年8月,《孙中山年谱长编》面世。这是1949年以后大陆编辑出版的最为详尽的一部孙中山年谱。关于孙中山家世,《长编》以“东莞说”为主要说法,将“紫金说”以注释形式加以说明。兹将相关内容按原文格式(含注释)附录于此:

祖籍广东省东莞县。五世祖礼赞(瓚)公于明代中叶迁居香山,十四世祖殿朝公始定居翠亨村^②。(据翠亨孙中山故居藏《孙氏家谱》、《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若干资料》、《中山文史》总第10辑)

先生自述:“文之先人躬耕数代。”(《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页,中华书局1981~1986年出版)祖敬贤公(1788—1849),初薄有田产,后家道中落^③;生三子:达成(即先生之父,1813—1888)、学成(1826—1864)、观成(1831—1867)。达成于1846年与隔田村杨氏(1828—1910)结婚。先生诞生时,家中除父母外,尚有祖母黄氏(1792—1869)、兄眉(字德彰,号寿屏,1854—1915)、姐妙茜(1863—1955)。姐金星(1857—1860)及兄德祐(1860—1866)均于先生诞生前天亡。(孙氏《列祖生没纪念部》)

笔者提示:《长编》虽然提及“两说”的依据比较简略,但其所持观点很明确。《长编》以“东莞说”为主流说法,意味着“东莞说”得到广东孙中山研究界的再次肯定。

动态:1991年8月,上沙旅港同乡会会长孙子生致函孙满,邀请其回乡聚会。9月11日,孙满函复孙子生,文曰:

子生会长台鉴:

顷接来函敬悉一切,弟本拟于十月份回来一叙,奈因目前脚部为患加上身体不适,精神影响甚大!故未能成行,至于纪念匾上题名,请为代笔便可,若身体好转些,或于来年,我定回来与大家相聚,届时畅聚,值增高谊,谨此致复,并请代向各位致以谢意及问候,谨此致复,并颂

各事如意。

弟孙满敬上(章)

1991-9-11^④

动态:1991年10月,东莞上沙村民将村口牌坊正面上端仿刻的孙科题字“国父先代故乡”撤除,换上了用孙满所题“孙中山先生先代故乡”制成的白底蓝字瓷质横额。

^① 据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孙必胜手稿。

^② 自罗香林之《国父家世源流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出版)提出孙氏十二世祖连昌公于清初康熙年间从广东紫金经广东增城辗转迁至香山后,颇有人以广东紫金为先生祖籍者。也有学者根据翠亨孙中山故居所藏《孙氏家谱》(原为孙妙茜保存)、《孙梅景等卖田契》、《孙达成兄弟批垦山荒合约》(两件)、孙妙茜对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钟公任关于祖籍在东莞的自述及翠亨村附近孙氏祖墓等文物、文献,认定孙氏先世于明代已从东莞迁居香山,并非清初始从紫金迁来。参见邱捷、李伯新《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

^③ 关于敬贤公家境,说法歧异。今取罗香林所记孙妙茜忆述。(《国父孙公家世试探》,《更生评论》第2卷,第2期)孙妙茜述祖、父因迷信风水,由小康而至贫困,当大体可信。然罗香林所记“敬贤公以耕读发家,颇有钱”,则恐有夸大。

^④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藏原函影印件。



上沙村口牌坊正面照片



上沙村口牌坊背面照片

林嘉书“发现”孙中山的普通话演讲“带客家人发音”

林嘉书是另一个维护“紫金说”的客家人,他在1989年前后,就收集资料“撰写孙中山家世源流文稿”^①。同年秋,他回闽西上杭老家探亲访友,听说古董收藏者蓝赞玉收藏有两张孙中山演讲《告诫同志》的唱片,即由老同学介绍与蓝认识。蓝将两张已经折断的唱片粘合后,用留声机播放,声音仍很清晰,林“发现”“孙中山以带客家人发音的口腔讲普通话”。这两张唱片原是蓝的叔叔蓝金华珍藏的,蓝金华是国民党高级官员,1952年去世时,将唱片传给侄子收藏。林嘉书得知唱片流传经过、发现孙中山讲话发音特征后,即查找唱片的录制原委及发行资料,1991年10月,他撰写了《鲜为人知的孙中山讲话录音》一文,发表在北京《旅游》杂志1991年第11期。

该文主要记述作者发现两张唱片的经过、来源与录制、发行情况。关于唱片的来源,作者说唱片的原音是上海《中国晚报》记者沈卓吾携带技师,于1924年5月30日在广州录制的,沈等回到上海后,制作了以《告诫同志》及《勉励国民》为片名的电唱片各一张,由该社向海内外出售发行。林“所见到的那两张孙中山讲话录音唱片,就是这样来的。”关于孙中山的祖籍与孙中山的发音,作者说:“孙中山祖籍闽西长汀、赣南宁都,由粤东紫金县迁居于中山县翠亨村。唱片中,他以带古中原音韵色彩的汉族客家人的发音腔调讲普通话。”

此文发表不久,林又将此文内容略作修改,以《弥足珍贵的孙中山留声唱片》为题目,发表在次年(1992)出版的《华夏》杂志第1期。文中仍说“孙中山以带客家人发音的口腔讲普通话”。

笔者提示:

1. 早在1986年柯原就在《听孙中山讲演录音》的诗歌中提到“金槟榔山般淳朴的身影,兰溪水般澄清的声音,走遍世界,乡音未改”。1990年邱捷也在《再谈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兼答〈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一文》提到“孙中山留下有普通话、广州话演讲录音。他的普通话略带广州话口音,广州话略带中山土音,但都没有客家口音”。林嘉书只听了孙中山的普通话录音,就断定孙中山的讲话“带客家人发音”,与柯原、邱捷的看法显然大有出入。当然,林只听过普通话录音,未听过广州话录音,他对孙中山讲话发音情况缺乏全面了解,对孙中山的发音把握不准,这无可厚非,但他通过普通话录音就断定孙中山讲话带有客家音,却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孙中山的普通话录音也不带有客家音,而是带有中山白话的家乡音,或说带有翠亨白话口音。要把握孙中山的口音,必须把握翠亨白话,孙中山长期在外,周游列国,与各地华侨、华人和北方人接触,能说一口流利的广州白话、普通话和英语,但其广州话和普通话都带有翠亨音。

^① 林嘉书:《鲜为人知的孙中山讲话录音》,《旅游》杂志1991年第11期。